

■刘从进

## 沂河水长蒙山高

“沂蒙”两个字先天带着抒情的成分，我常想把“蒙”字也加上三点水写成“濛”字。沂蒙山沂河水，曾子两千多年前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正值暮春，有幸参加台州市政协常委培训班来到沂蒙山区，大山里的故事写满了我的心头。

沂蒙七十二崮，崮崮有传奇。崮是四周陡峭、顶部平整的山，俗称“石帽子”。传说玉皇大帝在沂蒙山区插上了72根擎天石柱，后因海龙王的儿子们顺着柱子爬到天庭去骚扰宫女，玉帝一怒之下，挥剑斩断了擎天柱，留下72个柱桩，就是今天的七十二崮。

1947年，国民党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，转而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。在沂蒙山区，双方调兵遣将、斗智斗勇，在包围与反包围的惊心动魄的较量中，5月13~16日，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，成为解放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也让孟良崮名扬天下。战斗过后，满山萧瑟，满目疮痍，据说孟良崮战役有多惨烈，战后当地老百姓三年不敢上山。

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有智慧、勇气，有天

时、地利，更重要的是人和。解放军打的是人民战争，老区人民的口号是：全面支前，全力支前，全程支前，全部支前；为了革命胜利，不惜拆屋倾家荡产。

电影《沂蒙六姐妹》中的六姐妹，是沂蒙老区涌现出的女英雄群体，她们在孟良崮战役期间，为部队纳军鞋、摊煎饼、护理伤员，常常是通宵达旦、不分昼夜；每天在山路上来回，一天只吃一顿饭。一个丈夫在部队，由公鸡代拜堂的新媳妇还到娘家搬运物资。身为救济会长的兰花，在部队需要抢渡汶河时，当机立断，肩扛卸下的自家门板用做桥面，带领村里32名妇女，用柔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，手挽手、肩并肩，冒着敌人的炮火架起“火线桥”，让大部队从上面飞驰而过。

沂南县常山村的沂蒙红嫂纪念馆里，春夏之交，槐花飘香，花絮漫天，村庄在树阴下重重地休息。一个个石砌的小院，稻草铺顶，黄得诱人；石屋、石墙、石凳、石桌、石道地；山楂、青杏、野花点缀其间，生活的诗意扑面而来。置身其间，一下子把人从尘世中切割出来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好茶一壶，好花静静开，好风悠悠吹，在变幻的光影下，谈古论今，好不惬意。可是一迈进小屋，一幅幅画面把你带回那个峥嵘岁月。我们进出一个个小屋，不停地在历史与现

实、残酷与诗意之间穿越。

红嫂馆共展示了沂蒙100多位红嫂的英勇事迹，每个故事都可歌可泣、感人动地，有用乳汁救伤员的“沂蒙红嫂第一人”明德英；有舍弃自己孩子，创办战时托儿所的“沂蒙母亲”王焕于等。当年沂蒙老区人民“最后一口粮做军粮，最后一块布做军装，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”。全国解放几十年后，还有红嫂在问：“怎么不来拿军鞋了呢？我家还有很多。”

我们开展了现场教学，推独轮车、掷手榴弹、挑担、抬担架……教官很耐心地讲解了各种细节，还向山上开炮，发出了冲锋号。大家用力地扔手榴弹，呐喊着把独轮车推得山响，挑着担子、抬着担架……一个个都成了支前好群众。

历史渐渐远去，却总在我们的身边响彻着遥远无尽的回声。孟良崮山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和平广场，导游只轻轻地说了一声，并用手指了一下。我从山顶回来，迅速到和平广场转了一圈，看了和平万岁碑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四个字“和平万岁”，碑顶是展翅欲飞的和平鸽。人类饱受战争之苦，我们凭吊遗址，是为了不再有战争。就在早一天，我们参观了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上面讲：百战百胜非为胜，提出了“慎战、止战”的战略思想。战争

没有胜利者，理想的世界是“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。是的，“和平万岁”，人类需要永久的和平！

解放后蒙阴人民在孟良崮植树造林，打响了绿化孟良崮的第二次战役。如今山上大树参天，林密草茂，花香鸟语，战争留下的弹痕、创伤一点也找不到了，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努力地看着，只见山上一块块乳白色的岩石突出，像潜伏着的一个个士兵，战斗早已结束，他们忘记了回家，如今又来守护这片不老青山。山上种满了槐树，含有“怀念”“怀想”“怀抱”之意，阳光的影子穿过树阴在岩石和空地上画着图画，如释重负。山上还有独特的金桃石，如今孟良崮已成为世界地质公园。

我们还学唱了沂蒙山小调：人人（那个）都说（哎）沂蒙山好，沂蒙（那个）山上（哎）好风光；青山（那个）绿水（哎）多好看，风吹（那个）草低（哎）见牛羊；高粱（那个）红来（哎）稻花香，沂蒙（那个）果子（哎）堆满仓……今天“沂蒙山小调”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优秀民歌。

沂水长，蒙山高，槐花飘，孩子跑……宛转悠扬的“沂蒙好风光”在山野间回荡，昭示着沂蒙大地上的新生活。



生死“直播” 王成喜画

■严立青

## 一件旧大衣

又到晒晒衣物的时候，阳台上摆得琳琅满目。妻指着一件非常旧的黑色大衣问：“怎么处理？卖了？送了？还是扔了？”

我凑过去一看：“啊，不能卖，也不能送，更不能扔！”言词颇斩钉截铁，一改我平常对这些家务事无可无不可的态度。

妻有点吃惊：“你怎么了？这年头，新衣服穿几次，样式赶不上趟还淘汰呢。留这破旧棉大衣有什么用？送人只怕人家还不领情呢！还是卖给或送给收破烂的算了。”

“不！”我的态度依然坚决。她不知道，这件大衣上凝聚着我母亲的深情。思绪一下子回到1968年那个特殊的年份。记忆中，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。或许天气真的就是那么冷，

■钱国丹

“猴”这个字不多见，更不常用。看它“长相”，左边站着个“米”，右边挨着个“侯”，应该是有些来历的。问一下度娘，得知“猴”是一种干粮，读hóu。

我第一次看见“鸡山虾仔糍”字样，是在市委宣传部的我们采写的那本《食美台州》的菜单上。虾仔糍这名儿太陌生，我这个资深吃货竟对它毫无感知，觉得甚是惭愧。于是就发动了所有的朋友和亲戚，不耻下问又不断上问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

那就老老实实地做功课吧。我先从“鸡山”下手。鸡山是我们玉环属下的一个乡，一个海岛。它位于漩门湾外，在坎门街道东边7公里的海上。鸡山以前是海防前哨，披山解放时，鸡山还围着国民党的兵呢。至今岛上还可以找到一些残留的军事遗迹。

所谓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”，岛上的居民祖祖辈辈都以海洋捕捞为生。鸡山以出产虾米闻名遐迩。岛上有200余人，长年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虾米加工业。从前没有冷藏设备，他们捕到的鲜活虾除了部分运到城里鲜卖之外，大量的海货只能晒干或腌制，然后销往外地。

我找到一位在玉环工作了十年的女友，问：你知道“鸡山虾仔糍”长啥样吗？味道如何？她答：我没听说过什么是虾仔糍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去打听。一会儿，她回电话来了：原来“虾仔糍”在玉环本地叫“海那搞”，而且多年前，她还在鸡山的老陈家里吃过一次“海那搞”呢。

我却越听越糊涂了，虾仔糍怎么又成了“海那搞”了？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这位女友是仙居人，她也搞不清为什么一种食品拥有两个相差甚远的名字。于是我又打电话给一位土生土长的玉环文友。这位文友可是个玉环通。他告诉我：玉环的坎门、鸡山一带说闽南话，他们把“虾仔”念成“hāinà”，把“糍”念成“gāo”，连起来可不就是“海那搞”！

虾仔糍在玉环可不是干粮，而是一种羹，带汤带水的虾仔羹！

现在再说虾仔。所谓虾仔，就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幼虾，或者是永远也长不大的鲜活小虾；总之，它们都很小，比大拇指指甲剪下来的那么一弯也大不了多少。渔民们起了网，把大鱼大蟹收了，网底深处往往都留有一两碗粉红色的小虾，把它们倒在一个桶里，颇像一桶粉红色的米饭，因此这些小虾又被人叫做“虾饭”。这“虾饭”就是虾仔糍——海那搞的基础食材。

海那搞可以在渔船上现搞现吃，也可以把虾饭带回家里悠悠哉哉地做着吃。多余的“鲜虾饭”拿到菜场里卖。记得我小时候，虾饭只卖二三分钱一斤，后来涨到了二三角一斤。今天小弟在朋友圈里津津有味地晒虾饭炒腌菜。我问虾饭价钱，他说15块一斤了。和别的海鲜比，还是实惠的，而且它们还有满满的蛋白质和钙，谁吃得益。

■孙道荣

## 风止于何处

我想知道，风最后去了哪儿？

风来过。它可能是从树梢上，像叶子一样飘落下来；也可能是从旗杆上，像个杂技演员一样滑溜下来；还可能从阳台的晾衣杆上，某件衣服的袖筒里，猫咪一样钻出来的。风有很多条路，来到我的身边。它撩乱了我的头发，它扯了扯我的衣摆，它迷乱了我的眼……然后，它就不见了。它却不见了。它去了哪儿？

从乡下来看我的奶奶，又回去了她的乡下。有来处，也有去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风不一样，我只看见风来了，风来过，到处都是风的影子，风将所有的东西都抚摸了一遍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它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它去了哪儿，刚刚还四散飘零的炊烟，直直地升到半空，也没能看见风的踪迹。风的去处，成了一团谜，所有的树叶都睁大了眼睛，也没能看透。这可真是怪得很。

风一定有它止步的地方，如果它不停下脚步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风。这倒也挺好，旗帜就不会耷拉下来了。真实的状况却是：风有起时，亦有终时；风有来处，必有去处。它吹累了，或者到了一个令它心仪的地方，它就放慢了脚步，终而止于斯。风止的地方，一定是它钟情的所在，不然，以风的浪性，它是不甘心停下来的。故而，风止的地方，必是美好的，让人向往的。

有人告诉我，风止于林。风喜奔跑，擅竞速，一马平川的平原，是它的主场，东南西北，可由着它的性子驰骋。树林挡住了它的去路。树林本寂静，每棵树，每片叶子，都寂寞已久，风带来了热闹的气氛，这让每一根枝条，每一片叶子，都激动得簌簌发抖。风本来是想穿越这片树林的，树林之外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呢。但好客的树林，使出了积攒已久的热情，挽留风。其中的一阵风，是感于树林的热情，驻留了下来；另一股风，在与成千上万片叶子的游戏中，兴尽疲

累，在某片树叶的怀抱里，美美地睡着了；还有一缕风，在林间迷了路，绕着一棵树转圈，晕头转向，索性躺在松软的落叶丛中，也不走了。但林海滔滔，那些没有止步的风，还在急行军呢。

好吧，下一个驿站等着风。有人告诉我，风止于故渊。水来到了深渊，会勇敢地跳下去，水是不回头的。风本可以回头，但后面的风前呼后拥，风停不下脚步，一股接一股，一浪接一浪，跌入深渊。水跌下去了，成了碎片，重新汇聚，还会流走，风跌下去了，却全部消失不见了。所有的瀑布之下，都有一个水潭，或深或浅，但你何曾看见悬崖之下，有过一潭一池的风？风无形状，它纵身一跃，止于飞翔的姿势。泰戈尔诗云：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而我已飞过。它也可以拿来形容风，深渊没有云的痕迹，而风已飞过。

但我相信，从深渊之下的水潭流走的水里，一定藏着一丝风。即使风全部止于故渊，水跌落下去的时候，也会自己生风，水就带着这缕风，一起浪迹天涯。无风不起浪，行走的水，都是浪，自带着风。有人告诉我，风止于秋水。为什么是秋水，而不是夏水，也不是春水或冬水？夏天的水，热气腾腾，水的升腾，也是风的升腾和盘旋；春天的水，刚从冰冻中苏醒，一心想着去春游，前往远方，它正需要春风的借力呢；冬天的水，寒冷、凌厉，本可像冻住水草一样，将风也冻住，水却结了冰，水面遂成了风天然的滑冰场，风非但止不住脚步，反而滑行得更远。唯有秋水，游也游过了，闹也闹过了，浪也浪够了，正欲停下匆匆的脚步，歇息一下，它拉住风，陪它静坐在秋的深处。

我恍然明白，风皆止于生它之处。就像我离开故乡几十年之后，又回到故乡，坐在老宅的屋檐下，看云来云往，看风行风止，一天就过去了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

上工作时可就大显神威了，帮生产队写总结报告、辅导社员学文化、创作文艺节目，有这件“保护神”，我的手再也没有冻裂过。

后来参加工作，这件大衣还跟随我在农村中学好多年，以后便“光荣退休”了，压在箱底也有30多年了。

如今老母谢世多年，每当我翻出这件大衣，脑海里就浮现出她带我去旧货店讨价还价的场景，她在灯下穿针引线的背影，我怎么能轻易扔了她呢？清人周寿昌的《晒旧衣》诗云：“卅载绨袍检尚存，领襟虽破却余温。重缝不忍轻移拆，上有慈亲旧线痕。”以前读这首诗时体会不深，如今我是彻底感悟出他的思亲情结了。年龄越长，对母亲的思念也越重，愿老母在天国也不受冻！

我恍然明白，风皆止于生它之处。就像我离开故乡几十年之后，又回到故乡，坐在老宅的屋檐下，看云来云往，看风行风止，一天就过去了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这明明是虾仔羹，“糍”字又从何说起？我另一女友说：你看它们的樣子，像不像一群活潑亂蹿的小猴子？既然是食品，把“猴”字的反犬旁換成“米”，叫它虾仔糍不是合情合理吗？

我会心一笑。

■罗永昌

## 渐行渐远苦楝树

暮春初夏，楝树花开。一朵朵精巧，别致的小花，排成圆锥形聚伞状花序，在枝头怒放。花瓣白中透紫，清新雅致；深紫色的花蕊像喇叭一样，蕊心呈黄，花粉满布。暖风吹过，散发丝丝清香。这道独特风景，是我孩提时代的美丽记忆。

楝树是农村常见的乡土树种。湿润的江南，适宜很多树种的生长，楝树就是其中之一。记忆中，在大树的概念里，楝树是没有位置的。小时候，站在高处向远方望去，有成片树林的地方，要么是村坊，要么是从前大户人家的坟地。村坊里，老百姓为了风水，都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些树，诸如香樟树、榆树、栎树、朴树等。时间一久，树也长大了，多数超过了楼层的高度，成为一道景观。坟地的许多大树，则时间更长，有些相传是清朝时期种下的。那里常年遮天蔽日，阴森森的，很少有人光顾，但它却是松鼠的乐园，你只要仰望树端，就能看到松鼠们上蹿下跳、活跃非凡的身影。大概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这些树一下子不见了踪影。因为村庄的周围及成片的坟地，能够开垦的地块都改造成了桑地，能够造田的地方种上了水稻，导致后来连三伏天劳作累了想找个遮阴乘凉的地方都没有。而那些被砍下的大树最终去了哪里？谁也说不清。因为生产队公房建造或农民自建过程中，都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是否被供销社统一收走了？成了待考的命题。

没有了大树，村庄就没了底蕴，即使在江南，也显得十分轻飘与萧条。

又不知从哪年开始，以大队（即行政村）为单位的村庄，统一在沿河的塘壁上种了不少楝树和枫杨。为什么要种这两种树，我不清楚其中的真实原因，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属于速生树种。几年后，童年的我变成了少年，目睹了集体栽种的这些树的长高过程，同时看到了每年春夏暮初楝树花开的难得美景。等到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时，这些楝树都长大了。每到夏天“双抢”，它们成了我们劳作间隙乘凉的好地方：坐下来，嚼口凉茶，一丝丝轻风拂面，松弛一下全身紧绷的神经，那惬意的滋味舒服到心底，无与伦比。或许，这时的楝树，是滞留在我心中最美的天使。

从遮阴功能来看，枫杨要比楝树更胜